亡逃也謂逃其夫而去請決與前夫請得決絕也

疊三張耳成文

# 史記內編卷之十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

脫身游謂無
貲

亦知字照綜
前張耳事庸
人應前賢夫

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
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
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
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
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
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
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

便見張耳能忍陳餘不能忍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
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
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
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
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
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
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
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

彼父老獨見日前耳餘畧便弘闊亦便驥日非庸慮所及

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

綱

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
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
甞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
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
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
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
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
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

激發

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
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
家自為怒人自為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
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
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
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
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
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

痛快

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

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

此攻取大略

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郤、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

不如當作莫若

尉乃説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脱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

是與子

趙封齊

意同第漢虜韓信更不防繫又畧勝故得其死力

此畫謀示天下私又啓韓廣之變

弔伐之舉在順人心少緩則失誠直前勝秦何詐不成事故耳餘爲趙計甚疎

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

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
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
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
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
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
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秦

事變何常趙王陷燕軍以一養卒故得不死及歸趙以姊醉故變倅死乃遂死

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

邯鄲河常也

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
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
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
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
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
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
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
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

凡交之隙每起於竭忠盡歡如此

亦良是第公子無忌義深即能奮死耳則侯生所不取也

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顧念之顧

出脫餘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

亦急

遂分

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
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
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
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
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
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
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

餘皇深遽至
此

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郄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

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
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
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
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
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
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
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
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

交甚又甚受人之大恩而不報必殺之此自足殺身用張耳將最合彼自報私怨又習地形知彼已故竟

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

克

古有敬事則袒鞲蔽上食古宰夫事

可謂老不省事嗟夫氣之害也戰國皆公死黨餘風亂之大者

立張耳為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鞲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

卽事成亦禍也

要之置言已

壁人而要上
於此供置也

眞命

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
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
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
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幷逮捕趙
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

言至痛

妙轉圜

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

侵侵尋之侵 苟且意

原評語側千古

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

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

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

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

了前諦後

始終爲王
終始不爲漢
終帝者虔
禍不必非福

要端

日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福乃禍也

然信言心相是以爲信直至死不負豈特尋常相顧

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暗結養卒至高午等、）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五字束）

問有一兩之好已哉

餘波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雋永有味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只利一字樞要

蚤起便奇

頗倜儻不羣

知死必勇秦遙酷嚴故至此

##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

度識難端故
響應

舉毀

謂必依神姦

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
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
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
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
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
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
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
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

叔激機發難而涉首事布置定乃發項籍起奮一旦之決耳不及也

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
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
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
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
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

布置亦闊

當此時誠弘大畧大德天下可立定而不勝其私意大誤

直入攻秦之路在滎陽故特叙

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巳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

西助滎陽軍然烏合旋瓦解耳

軍無選擇身不犯難故以此再誤也

此病自葛嬰死中來

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邵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

涉事所以不集者武臣然臣亦竟自敗

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趨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無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

時去戰國未
故遂蠭起之
皆可以自

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編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

又誤咎五反
乃得立豈恩
陳王哉彼其
時陳王第令
戰勝者予地
功高者賜爵
是裂秦之地
自爲賜也何
濡恐爲乎
大誤大誤是
滅左右手也
敗無惑矣

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
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
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
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
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
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
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

楚方新破諸
將皆各特起



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
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
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
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
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
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
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
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

寧可得監設監乃大誤

秦兵強於天下至是時猶然邯亦善戰眞所謂無敵

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

令無高斯蓋在朝河北軍亦未易遽得志



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

夥頤楚土音
夥胡買切
彼傭事本不
足道顧首見
陳王所以敗
者以忌而無
親亦足鑒也

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
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
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
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
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
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
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
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

論斷已盡此故不復著首事亦自首功

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至理至言

千變萬化無心變

六經禮樂曳袖

古興亡大統在家人漢事

#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

變

變、尤、妙

不足道故委之命

痛快

人無所不至成生成終則天也故一歸之命

天下獨著

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
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
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
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
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
禍原
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
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
命

其要刪于此孔子正名之意

彼惡知命

信如高祖以愛故寵戚姬寧有滅亡如呂后貴外家王諸呂劉氏寧有種耶故歸之于天

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彼惡知命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
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
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
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
命
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
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
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
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

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
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此兩美人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
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
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
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
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
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

揥

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
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
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薄
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
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
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
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
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

古意

命之所定何可欲也何可必也何福非咎何禍非福也誠哉命

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

豈非命哉

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儀、

命

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
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
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
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
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
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

眞情苦語

絳灌豈可輕眞大臣安宗社計慮也

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

文帝義慈儉后有力焉

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

漢内風不可詳如此而命倚伏特奇

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内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

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齊人也、立榮爲
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
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
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
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
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
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
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

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

非命哉微命則王夫人嫁金王孫生女矣能卒立爲后哉

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爲
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
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爲南宮公主、次爲林慮公
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
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
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
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
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
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旣飲、謳者進、上望
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
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因奏子夫奉送
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
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
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

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
有子姓矣
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爲太子時
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
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
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
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
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
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

命

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

微哉命誠知命即以愛欲故欲妨禮奪義何詎不爲禍哉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

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 齊悼惠王世家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卽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

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
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
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
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
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
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
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
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

朱虛伉壯得不誅用婿呂氏故耳

可謂當機不讓

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

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

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衞衞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
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
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
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
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
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
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
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

擅離兵固敗第
成祖亦詐奪
寧王兵乃亦
離兵

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
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
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
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
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
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
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
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

于哉漢天下不遂即亂也曩令齊琅邪奮私智得國不相詐魚肉如宋晉齊季世不止矣大臣以討安社稷爲忠私議秘謀奉宗廟卒歸代王有以也夫猶先秦辭命遺意然稚深

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

忽入

有安社稷之慮

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
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
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
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
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
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
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
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

二語括無限意

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
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
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
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
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
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
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
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

走將灌將軍終宿將能彈壓齊能罷齊兵又能召其本謀將責問之隨罷遣去如呼小兒故絳灌未易輕老漢重臣哉

妾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旣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

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於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

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
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
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
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
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
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
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
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

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刼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

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
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
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
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
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
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
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
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

翁主娙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

不言齊不願直言止言抵深害中之

其辭游

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

齊本國絕另疎諸悼惠王子

偃爲齊相且正其事王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

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

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

城陽濟北對舉文綜妙

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
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
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
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賜金千斤、孝文
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
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
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
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

以清宮爲

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

諸變前

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

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

辟光賢文對
緣

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
十六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
以濟南爲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
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
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
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
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
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

卬雄渠尤整

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

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綵

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爲代王、以參爲太原王、以勝爲梁王、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

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爲梁懷王懷王
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
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
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
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
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

道心曲中隱語畢竭

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

梁功勤

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

封過制

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

侈

僭

邪

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
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
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招延四
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
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
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
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
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

悖矣

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

太后心屬梁王故天子意梁王故愛欲禍之萌也

此一着中機款妙甚

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

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
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
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
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
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
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
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

嗟夫財之爲害也夫

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

寵欲之禍

用妻故逆太母

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以陰事劫持

人也事安知以從敗哉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太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

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

孝王竟無後天也貴驕富侈天厭之矣



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

王二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

文字法式亦見漢時爾雅文字

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又引過自歸
不忘其職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䘏羣臣
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
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
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
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
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
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

不復論可否

直請國名猶古人辭命

古義古禮

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
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
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
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
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
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

應詔語脈各
各有當

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應建者）
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雄渾）
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應重社稷）
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明支子不得祭得封）
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應朕不德未洽）
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群臣平津（應朕肱何勸）
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
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

天子恭讓



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
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
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
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好句）以列
侯可三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
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
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

骨理精賦而變幻闔綜無端倪又精慱纚纚無爽豈近代可及

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
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
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
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
（明非獨尊）
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
（明康叔）
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
（伯禽亦未成家）
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
（後卒有其效）
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

盛德至洽

甲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

總上二段

然且不遽獨留中

括上作數語

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

又白發自下
乃聽

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
詩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
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
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
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
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
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

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
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三月丁酉、奏未
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
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
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
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

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

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
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
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太江
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

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

若寓非必其情之意

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史記內編卷十終

詩內編　卷一